

9

三傳辨疑卷第九

僖公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

過宋都



左氏曰隕石于宋五隕星也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周

內史叔與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

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補氏曰左氏之說不通案莊七年

各以其實若是星則明書之豈以星隕而言石隕乎愚謂如左氏言則長與之心亦姦矣不可以訓又不關本義故不錄

五丹七

三傳辨疑卷九

公羊曰曷為先言實而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碩然視  
 之則石察之則玉是月者何僅遠是月也何以不日晦  
 日也晦則何以不言晦春秋不書晦也朔有事則書晦  
 雖有事不書曷為先言六而後言鷓六鷓退飛記見也  
 視之則六察之則鷓徐而察之則退飛五石六鷓何以  
 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王者之後記異也  
氏啖  
 其意  
 氏曰  
 所制  
 年實  
 開說  
 及害  
 之無

曰宋後故散辭之耳治也是月者決不日而月也六鷓  
 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子曰石無知之物鷓  
 微有知之物石無知故日之鷓微有知之物故月之君  
 子之於物無所首而已石鷓且猶盡其辭而况於人乎  
 故五石六鷓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民所聚曰都  
曰言  
 穀梁  
 然乎  
 又益  
 鑿可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公羊曰其稱季友何賢也辨見閔元年季子來歸

穀梁曰大夫曰卒正也稱公事叔仲賢也大夫不言公

子公孫趾之也則書仲遂亦可謂

矣悉無稱字則子友見經者多

則公孫稱字則子友見經者多

之加飲公在位也

夫入飲公在位也

二月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

伯子淮

左氏曰甘諸且東略也城許殺入病有夜營立而呼曰

齊有亂于東城許殺入病有夜營立而呼曰

殺殺曰其車之也

十有七年

左氏曰齊侯曰其車之也

公羊曰孰假也齊滅之為為不言齊滅之為桓公諱也

春秋為齊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疾

始善善也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為之

諱也

諱也

穀梁曰孰滅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為賢者諱也  
 項國也不可滅而滅之于桓公知項之可滅也而不知  
 已之不可以滅也既滅人之國矣何賢乎君子惡惡疾  
 其始善善樂其終惡惡管有存亡繼絕之功故君子為  
 之諱也諱也者諱其文義也  
 哉曰桓公也  
 春秋所也  
 無春秋也  
 蓋春秋也  
 也春秋也  
 未春秋也  
 以春秋也  
 事春秋也  
 孰春秋也

秋夫人

左氏曰九月公至書曰至

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

春秋公也  
 異公也  
 救公也  
 若公也  
 夫公也  
 人公也  
 苟公也

冬十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五十三

春秋卷九

四

云

左氏曰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一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經曰十月乙亥齊桓公卒十一月乙亥赴辛巳夜殯

殺軍曰比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

前見何也其不正前見矣其不正之

劉氏曰小白不

十有八年夏師救齊

穀梁曰故齊也桓與師安得直許

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濰齊師敗績

左氏曰齊人將立孝公不與宋人戰夏

五月宋敗齊師于濰立無虧為齊君

難

公羊曰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宋公與伐而不與戰故

言伐者魯伐齊為宋伐者為王蜀為不使齊主之與

襄公之征齊也與長公之征齊桓公死豎刁易牙

爭權不爭為是故伐之也不得舉連也又伐時曹衛

公之征齊也

與晉林父如正也

者上伐下也

宋及齊戰于濰

穀梁曰戰不言伐客不言及言及惡宋也伐而戰則客

而為志乎戰則言及矣  
謂戰不言伐容不言及非也

### 冬邢人狄人伐衛

左氏曰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園衛侯以國讓父兄子  
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  
婁狄師還

穀梁曰狄其稱人何也善類而後進之伐衛所以救齊

也近功而德遠矣也

春秋之方力者莫而

而謂使使愛之

四國也

有九年鄆子會盟于邾已而邾人執鄆子用之

左氏曰宋公使邾文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

夷司馬子魚曰古者六蓄不相為用小事不用大牲而

况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

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爲諸侯我士猶曰薄德今一會

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鬼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

得死焉幸也

當內也

左氏見也

公本召也

春秋左傳卷之九

宋故附會而為此說據鄭子會盟于邾何得至宋哉  
 傳云社會是時雖有執人即非邾子今此會盟于邾者詳  
 自一會是邾國自為盟會鄭子往參之因見執耳非復  
 向者曹向之盟也若即會向者曹南之盟應但云如會  
 實木嘗出何得言會盟邾又宋為伯主而使邾子用鄭之  
 君事乃在邾不在邾也杜氏以為不書宋使邾者南面  
 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他命非也季姬使鄭子來朝  
 鄭亦亦南之君奉秋執節子周之亦兩見其惡也今  
 春秋亦云宋公使邾人執節子周之亦兩見其惡也今  
 使邾人執節子周之亦兩見其惡也今使邾人執節子周之  
 而使邾人執節子周之亦兩見其惡也今使邾人執節子周之  
 而使邾人執節子周之亦兩見其惡也今使邾人執節子周之  
 而使邾人執節子周之亦兩見其惡也今使邾人執節子周之

公羊曰其言會盟何後合也惡乎用之社也其用之社  
 柰何蓋叩其鼻以血社也言為牲耳而節釋血以社也  
 言為牲耳而節釋血以社也言為牲耳而節釋血以社也

穀梁曰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已以求與之  
 盟已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曰也用之者叩其鼻以

衛人伐邢

左氏曰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令邢方

無道無道謂無道也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

兩戰兩戰謂兩戰也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其美也其美也謂其美也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其美也其美也謂其美也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其美也其美也謂其美也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其美也其美也謂其美也衛人伐邢以報菟園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



齊莊無以正故衛嬖之惡反釋飾辭以助其虐早豈為  
邢而豈為衛左氏從而載之世有文早為朝封者皆是  
也

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左氏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

于齊脩桓公之好也

也陳穆公何為而無法也桓公之好又不無也

梁亡

穀梁曰如加力役焉酒不足也梁亡出惡正也鄭棄

其師惡其長也

二十年春新作南門

穀梁曰南門者法門也

夏會于宋朝

公羊曰會于若何天地之有也何以不名兄弟辭也趙

氏

氏

氏

氏

五月乙巳西宮災

公羊曰西宮亦知諸侯之有三宮也

然也

五

表

穀梁曰謂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謚言之則如疏之然  
以是為閔宮也趙氏曰宗經文謂之西宮直是傳公之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則明謂之宮也趙氏曰宮謂之西宮也此西宮蓋公之別宮也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

穀梁曰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穀梁曰邢為主焉爾邢小其為主何也其為主乎救齊

冬楚人伐隨

左氏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闞穀於菟帥師伐隨取

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量力而動其過鮮

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齊

齊桓

桓桓

桓桓

桓桓

穀梁曰隨國也

二十有一年夏大旱

左氏曰是歲也饑而不害左氏曰是歲也饑而不害

穀梁曰旱時正也凡此等論何益於春秋哉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

伐宋

公羊曰執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

狄執中國也陳兵天曰楚自屈完盟于召陵之後兵與

之楚執齊春秋稱子而巳其所書不與中國異故執中

與齊執齊春秋稱子而巳其所書不與中國異故執中

無所以制諸侯與楚公以爲宋者以宋無德服諸夏又

穀梁曰以重辭也然何重之有

冬公伐邾

左氏曰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

以服事諸夏邾人滅須句顓臾子來奔因成風也成風

為之言於公曰宋明也小寡周禮也蠻夷猾夏周禍

也若封須句是崇禋濟而脩祀紓禍也華氏曰滅國未

諸侯來討也

若取書也

同姓故

曰顓臾

此謂之

夏非會

稱顓臾

來奔經

君則經不應言取書曰伐邾取須句則是伐國而取其邑明矣然則是須句前滅於邾其國已為邾之邑公伐邾而取之爾左氏之說似未足據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曷為為執宋公貶宋公與楚子期以乘車之會公子目夷諫曰楚夷國也彊而無義請君以兵車之會往宋公曰不可吾與之約以乘車之會自我為之自我墮之曰不可終以乘車之會往楚人果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國固臣之

國也於是歸設守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宋公從乎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為君守之君曷為不為君守之也歸惡乎捷捷乎宋曷為不言捷乎宋為君守之也此國辭也曷為不言其國為公子目夷諱也

國公羊傳其為國而又釋其為目夷諱轉傳機摩俱無實理

穀梁曰捷軍得也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公羊曰執未有言釋之者此其言釋之何公與為爾也

公與為爾奈何公與議爾也案春秋有執諸侯大夫而

之則書釋無理矣二則書法之常也公羊言執未

有言釋既無理矣因其言釋而云公與議爾何氏因

謂善信公能與楚議釋賢者

之在皆失其是非之心者也

穀梁曰會者外為主焉爾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

之與之盟日之也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即以公之與之

而外釋不志尤為無理其曰不與楚

專釋即公羊上文不與楚之病

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

左氏曰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詳老孫氏曰左氏

於邾而其君奔魯公為是伐邾取須句而反其君若能

如此則是善得取也且有存亡繼絕之功然春秋書之

與魯取邾也邾取魯取邾其文無異考尋經意正是邾句為

邾邑公伐邾而取之耳伐其國又取其邑蓋其舉大

矣葉氏曰陳世子吳復歸于陳蔡世子廬復歸于蔡楚

成其國而後能復之猶見書於經須句誠滅於邾而嘗

能反其君也此孔子所謂雖或國絕世而天下之民歸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

左氏曰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

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恃也詩曰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

命不易哉先王之明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况我小

國乎君其無謂邾小逢蠶有毒而况國乎弗聽八月丁

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曾縣諸魚

門師敗績非也如邾人獲公曾縣之魚門故深恥所以不言

取者以公喪危辱切近也然則乾時之戰公喪我路

左右皆止反獨不耻而書敗績何哉喪曾之辱孰與喪

也愚謂經不言取績而傳言敗績後人因謂諱之莊九

年書我師敗績矣因其證也且禮弓曰邾婁復之以升陘

蓋自戰於升陘始也則邾人被殺傷者多矣然則升陘

績乎左氏之言未可信也

穀梁曰內諱敗舉其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

言及之者為內諱也案乾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

公羊曰偏戰者曰爾此其言朔何春秋辭繁而不殺者

正也何正爾宋公與楚人期戰于泓之陽楚人濟泓而

來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濟而擊之宋公曰不可吾聞

之也君子不死人之吾雖喪國之餘寡人不忍行也既濟

木畢陳有司復曰請迨其未畢陳而擊之宋公曰不可

吾聞之也君子不鼓不成列已陳然後襄公鼓之宋師

大敗故君子大其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有

君而無臣以為雖文王之戰亦不過此也以仁義行師

不應似宋襄徒守匹夫之信不知事機也王氏曰昔文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  
 降故詩人道之曰文王受命有此德力服諸侯及其戰  
 于豐今宋襄求伯不脩仁義而欲力服諸侯及其戰  
 乃曰不鼓不成列身不脩好大夫王之德而好文王之  
 也巨其衆敗身死蒙取夷狄之禍曰如公羊之意感於  
 及河曲而己泓水各其陸渾水可以水名之意感於  
 今如河曲者遇下魯海也水名者亦多不必居水中乃  
 得戰于泉中乎今天下皆以水名者為多不加焉則不  
 義不過水焉則不以水名者為多不加焉則不  
 服爾故詩曰肆不殲厥勍亦不殪問如是而伐崇猶  
 再駕而降愛民之至也今襄公不殪厥勍亦不殪問  
 進徒守尺寸之信夫其守信誠是也則不若緩修吾德  
 無亟大功以殘百姓也今論其守信之節而忘其殘民  
 之本而以比之文王其不知人亦深矣且夫守信而  
 不詐戰於楚人則有患矣無患而求大功於已國則不  
 為賴矣味知文王為名不後人求大功於已國則不  
 以為義以見辭繁而不後人求大功於已國則不  
 穀梁曰日事遇朔曰朔春穀三十有四戰未有以尊敗

乎卑以師敗乎人者也以尊敗乎人以師敗乎人則驕  
 其敵襄公以師敗乎人而不驕其敵何也責之也泓之  
 戰以為復讐之恥也奪之恥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齊  
 之喪親滕子園曹為雪之會不顧其力之不足而致楚  
 成王成王怒而執之故曰禮人不答則反其敬愛人不  
 親則反其仁治人不治則反其知通而不改又之是謂  
 之過襄公之謂也古者彼甲嬰冑然以與國也則以征  
 無道也豈曰以報其讐哉宋公與楚人戰于泓水之上  
 司馬子反曰楚衆我少鼓險而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  
 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湏其出旣出旌亂於土陳亂

於下子反曰楚衆我少擊之勝無幸焉襄公曰不數不  
 成列須其成列而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焉七月而死  
 倍則攻敵則戰少則守人之所以為人者言也久而不  
 能言何以爲人言之所以爲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  
 爲言信之所以爲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爲道道之  
 貴者時其行勢也陳氏曰凡戰伐或日不日不以爲  
 也二傳之義俱不足取以公戰亦非外黜若曰平不  
 可以敵尊義俱不足取以公戰亦非外黜若曰平不  
 晉孫林父及齊師戰于平邱蓋齊也哉啖氏曰王師敗績  
 于平邱我豈非齊師乎平邱又稱人者亦常法爾皆不可爲義  
 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郕以討其不與于齊也案陳  
 左氏曰齊侯伐宋圍郕以討其不與于齊也楚鄭

于齊在十九年今五年矣  
 此亦左氏意慶之辭耳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疾重故也隱五年  
 爲是邑可言

圍也其曰疾  
 重故也近之

穀梁曰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隱五年  
 鄭圍長葛是也

國可言  
 圍邑也

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公羊曰不書葬盈乎諱也何氏曰盈滿也相接足之辭  
 也襄公本以皆殯不書其父

葬至襄公身書葬則嫌信業不成所覆者薄故使身  
 不書葬明當以前諱除皆殯以後諱加微封惡諱公羊

何氏鑿說辨  
 已見九年

穀梁曰茲父之不葬何也失民也其失民何也以其不



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為人君而棄其師其民孰以為

君哉趙氏曰公殺見不書葬皆以為異說案凡諸侯葬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葬也如晉侯夷吾葬侯桓公陳靈公皆書葬也荀曰

秋楚人伐陳

左氏曰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遂取焦夷

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

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

有幾取焦夷城頓經當書之今不書不可信也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左氏曰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

死則赴以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斂

也劉氏曰左氏云赴與也杜云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

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

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

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

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

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

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

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仲尼以文昭之非也

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  
 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藩屏周管蔡邢霍魯衛  
 毛聃部雍曹滕畢原鄭郟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  
 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  
 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下韓韓凡  
 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  
 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  
 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雖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孽從  
 昧與頑用嚚茲之大者也棄德崇茲禍之大者也鄭有  
 平惠之勲又有厲宣之親棄德而用三良於諸姬為

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  
 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狄  
 皆則之四茲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  
 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  
 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  
 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  
 武何王弗聽使頹叔桃子出狄師夏狄伐鄭取櫟案襄  
 使狄伐鄭經當明書之曰天王使狄伐鄭又取櫟經亦  
 當書之豈止曰狄伐鄭哉若曰仲尼不見周史事跡而  
 從魯史豈止又從赴告而書則春秋鹵莽不足以取信  
 後世矣况其年冬王出居于鄭若使狄伐鄭而復依鄭  
 親無是也况夫親親以富賑諫乃德也而曰其次則太  
 親以也及夫親親以富賑諫乃德也而曰其次則太

以德者乃無親疎之謂本老莊之常談耳又謂周公  
夏商未世故封進親戚皆以私意窺聖人者也又謂常  
棟之詩為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  
而作詩非至當之論其間雖有格言而薰蕕雜植難以  
刪取不知何從擷拾  
而為此感世之說也

冬天王出居于鄭

左氏曰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曰不可臣聞之  
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顏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  
我以上皆指王使狄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  
母弟之難也此無識見之天子凶服降名禮也此非禮  
取不

公羊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也不能乎母也魯子曰

是王也不能乎母者其諸此之謂與公羊以王不能事母  
穀梁曰居者居其所也雖失天下莫敢有也案此義

晉侯弟吾卒

左氏曰十三年九月惠公卒經在二十四年冬而傳云  
正餘見

或問

二十有五年春三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左氏曰衛侯燬滅邢同姓也故名揚氏辨要曰諸儒皆

禮諸侯不生子名此記禮者綠春秋而為文也春秋所書

當是國五侯滅邢蓋傳焉者見癸酉下有衛侯燬卒之文

則衛侯之惡已著安用更書名邪

四十五十六

三傳詳見卷九

公羊曰衛侯燬何以名絕屬為絕之滅同姓也

穀梁曰燬之名何也不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左氏見

### 宋蕩伯姬來逆婦

公羊曰宋蕩伯姬者何蕩氏之母也其言來逆婦何兄

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也趙氏曰案經文直書其

兄弟辭有何義乎愚謂其曰有姑之辭得之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宋蕩伯姬來逆婦非正也

非姑之事故春秋譏之不特責其既嫁不踰竟而已若經但書宋蕩伯姬來則可云是也

### 宋殺其大夫

公羊曰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啖氏無

大夫一近而一國之內何得悉無大夫哉凡妻之明矣且

經乃至也此可開矣此不及也何謂無大夫乎詭辭不

穀梁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之位尊之也啖氏曰夫

而垂訓宋大夫祖同位者書姓名何妨乎劉氏曰春秋

且傳曰臨文不諱安得諱祖則安得名書孔子以繫公與夷

乎不攻而自破也愚謂曹殺其大夫亦孔子之祖而諱

###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氏曰秋秦晉伐都楚闔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

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齊攻

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

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二事無相  
關故不取

公羊曰何以不言遂兩之也

案圍陳納頓子本謂不言遂兩之也其意又以其初本一事而作春秋者乃而兩之不可不察若何內註初其甚者也

穀梁曰納者內弗受也圍一事也納一事也而遂言之

蓋納頓子者陳也

其說不通

冬十二月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左氏曰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泚脩衛文公之好

且及莒平也

案信元年公于女初莒師于魯拒今二十

別有兵故而不可知也

穀梁曰莒無大夫其曰莒慶何也以公之會目之也

也凡事接於魯雖非命皆書名穀梁不達故妄穿鑿

多誤何謂也

二十有六年

左氏曰尋也

日未遠也

穀梁曰公會大夫其曰甯速何也以其隨莒子可以

言會也侯公會大夫多雖不隨莒子亦言會也夫

大夫正當書之以見非禮而穀梁亦謂隨莒子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鄒弗及

公羊曰其言至鄒弗及何侈也追而弗及何侈之有

穀梁曰人微者也侵淺事也公之追之非正也至鄒急

辭也弗及者弗與也可以及而不敢及也其侵也曰人

其追也曰師以公之弗及大之也弗及內辭也陳岳氏

侵伐曰伐追曰追公禦之戰則言戰敗則言敗未有不

及者齊人侵我西鄙公禦之戰則言戰敗則言敗未有不

勝追之戰于西鄙而深入齊地齊師不戰而去公乘

出魯境則追之常出魯界則追之深意且鄒地追兵不

與愚謂穀梁云公弗敢及而春秋改人爲師以公之

齊乎大魯乎若大齊也則下稱內辭矣魯史不應大

魯亦不足大也齊魯皆不可大穀梁將指孔子大之

孔子才魯改魯史之文也三者皆不脛合則穀梁之辭

夏齊人伐我北鄙

左氏曰齊公伐我北鄙公使使喜鶴師使受命于展禽

齊人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

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

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

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

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

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公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齊人則大夫也而傳言齊侯又經書伐我北鄙則入境矣而傳言齊侯又齊侯果以辭命而還必不再伐我北鄙魯則有不之師於楚以報然此傳不合於經者也然長喜之辭則有可取者焉豈別是一事而左氏誤置此歟

公子遂如楚乞師

左氏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然中久曰道楚伐宋之辭未必見何也且遂之行必明告齊人代我而乞師以報之左

氏云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之說若主他事而往因之必為辭者况當時不臣周者豈特齊宋哉使楚聞之將不為異而伐之矣况魯本惡齊而乞師與宋未有釁也左氏見下有楚人代宋之文而附會此說云爾

公羊曰乞者何卑辭也曷為以外內同若辭重師也曷為重師師出不正反戰不正勝也何有內外哉此亦公

羊黜周王魯之意也

穀梁曰乞重辭也何重焉重人之死也非所乞也師出不必反戰不必勝故重之也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

乞辭之義而不言大意故辨之陸氏曰乞者深求過師必死傷不可得全歸其本不可謂之假借故皆以乞為名之思謂如公穀說則鄭伯乞盟復可取義乎

秋楚人滅莒以夔子歸

穀梁曰夔國也不日微國也以歸猶愈乎執也執義自

義而不可以猶愈乎執也楚滅人國不以爲

冬楚人伐宋圍緡緡叔孫作閔

公羊曰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刺道用師也緡氏曰

人將卑師少耳伐齊者則楚師將卑師衆爾何以強配

合之乎又何以休曰稱師者順上文非也踰國而乞師是

必求多非無疑也何休欲謂上國能自辦之意故折之耳又所

謂圍者非無疑也何休欲謂上國能自辦之意故折之耳又所

則楚幾信矣何者取邑未以久也今正圍邑久者或累

年短者或累月公又安能得其衆伐齊取穀乎且由楚

至魯北近地也伐宋圍緡非易也由魯至齊非一日也

勝齊取穀又非一日也自齊還魯又非一日也用一日也

此之間往反如信乎

公以楚師伐齊取穀

左氏曰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桓公之子七人爲七大夫

於楚師以桓公也葉氏得之已見

穀梁曰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民以其死非

正也賦也所賦之木使民以木爲正然非

公至自伐齊

公羊曰此已取穀奈何以致伐未得取平穀也曷爲未

得乎取穀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也驪得意曰原公羊之意

致伐則公會之也致伐則公會之也致伐則公會之也

是問不致會也致伐則公會之也致伐則公會之也

五土

三傳辨疑卷之二

任



穀梁曰惡事不致此其致何也危之也若惡事不致則春秋凡書皆至皆善

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

左氏曰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杞不共也

存耕趙氏曰案左氏杞桓公來朝用夷禮之故至襄二  
十九年杞子來盟是年晉女叔侯治杞田曰杞憂餘也  
而即也則杞桓公來朝用夷禮之實然文十二年成四年  
二十九年又無杞桓公來朝左氏稱伯左氏又不言其故襄  
二十九年又無杞桓公來朝左氏稱伯左氏又不言其故襄  
為時桓公其無禮也其於桓公二年又見桓公二年

秋八月乙未葬齊桓公

左氏曰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之左氏之云固非本義

乙巳公子遂帥師入杞

左氏曰秋入杞責無禮也是年春杞子來朝矣魯友績

耳且無禮釋之國其辜何如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氏曰冬楚子及諸侯圍宋案左氏於二十八年四月

去宋無從得師則非楚子自圍宋也故經書楚人今左  
氏乃謂楚子及諸侯圍宋是自相伐也先儒不察遂有人  
楚子所以圍宋之說也

公羊曰此楚子也其稱人何貶曷為貶為執宋公貶故

終僖之篇貶也劉氏曰宋襄公死矣春秋前貶之

宋公貶則二十一年當執宋公之

時猶不曰楚人而書楚子何歟

穀梁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

侯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陳曰

若曰不正夷狄之伐中國則宣九年楚子伐陳十年楚

子伐鄭十三年楚子伐宋陳鄭與宋衛非中國邪不書

楚人而書楚子何也思案信夷狄以伐中國者諸侯也

齊如楚乎

二十有八年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左氏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

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

得人有人而校臯莫大焉且奔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

襄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伏人伐廬谷如獲其二女叔

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

趙襄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

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是而嫁則就木焉請待子

處狄十二年而行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

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

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

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

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敗名公子不可

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  
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  
國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者曹其首也  
子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宣壁焉公子受飧反壁及宋  
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  
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  
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  
也而至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  
二也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  
弟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  
子若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有之  
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皮及晉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反晉國  
晉楚治兵過於中原其辟君二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  
弭右屬橐縱以與君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  
廣而儉文而有禮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  
外內惡之吾聞姬也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  
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  
秦伯納女五人懷慶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  
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他日公享之子犯

曰吾不如襄之文也請使襄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  
趙襄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襄

曰君稱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曰楚自

志漢東駿駟若食上國齊桓出攘之晉文再攘楚其功

不事是故相與謀先其手足破其黨與而後攘楚必先

在推思牽左氏毛舉細故而二公據其安夏之烈皆悔而

致楚也而左氏又謂衛不禮與也報是侵曹伐衛將以

相得而取之矣其間必有四年之隙使蔡其為相錯亦

公羊曰曷為再言晉侯非兩之之然則何以不言遂朱

侵曹也未侵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其意侵曹則

曷為伐衛晉侯將侵曹假塗于衛衛曰不可得則固將

伐之也衛氏口若未侵曹者春秋

穀梁曰再稱晉侯忌也中而曰二傳不知其文則史之韓

義故流於兩晉也子使春秋之目果若此聖人之心豈

公子買成衛不卒戍刺之

左氏曰公子買成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

以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存耕趙氏曰左氏以楚人

相抵牾矣乃懼楚也買在前楚救衛不克在後公是時未

懼晉也乃懼楚也

三傳卒受卷九

三

公羊曰不卒戍者何不卒戍者內辭也不可使往也不

可使往則其言成衛何遂公意也趙氏曰案經文直書其意耳有何

內辭平惡謂惟其不可使往故書其事以示義何暇遂公意而書戍衛乎若遂公意而書戍衛則春秋乃阿意

垂訓後世哉

穀梁曰先名後刺殺有臯也公子啓曰不卒戍者可以

卒也可以卒而不卒譏在公子也刺之可也趙氏曰案此依事實

次第書之殺臯不稱後名依禮之義思若先名後刺為殺有臯則先刺後名依禮之義思若先名後

齊人殺無名者與不名者皆無名也而人殺州吁秋不書矣惟其不可刺是以書之也

而但譏也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突人

左氏曰分曹衛之田以歸宋人以界宋

也其甚惡也

公羊曰其甚惡也曹伯之舉何甚惡

也其甚惡也曹伯之舉何甚惡也

穀梁曰入曹也其惡入者也

曹伯惡晉侯也其與也其曰人何也不以晉侯畀宋公

也劉氏曰齊人與曹伯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

也劉氏曰齊人與曹伯也

五十一

敗績

左氏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在天秦小子憖次于城濮

案經文齊宋公稱師獨晉侯則宋亦遣將帥也而左氏以齊宋公稱師獨晉侯則宋亦遣將帥也

公羊曰此大戰也曷為使微者子玉得臣也子玉得臣

則其稱人何曷為是大夫不敵君也

自戰賊者也宰木稱師而楚人使微者此以師行猶自伐木稱師而楚人使微者此大夫也

非也陳岳曰曰執孫子之說也

宋公也陳岳曰曰執孫子之說也

相返也奇賤不敵此之謂也

齊侯而賤歟

衛侯出奔楚

左氏曰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於晉衛

侯出居襄牛衛侯漸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元咺

奉叔武以受盟

若衛侯陳侯也

叔武以受盟也

五月癸丑公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踐土陳侯如會

左氏曰晉師出平至于衛雍作王宮于踐土鄉役之三

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為楚師既敗而懼使子人九行成

于晉晉藥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及鄭伯盟于衡  
雍丁未獻楚俘于王馬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用平  
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  
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賜之太輅之服戎輅之服彤  
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曰王謂  
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逃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  
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  
入三覲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弊王室  
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佻隊其師無克祚國及  
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

晉於是役也能

以德攻綱氏曰左氏曰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弊王室無相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佻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無有老幼君子  
虛也遇謂春秋書變不書常所以傷聖人當直書其事以  
示義可也安得使後世見傳文而後知其不書之意哉  
左氏見後有云朝後世見傳文而後知其不書之意哉  
去京師不遠晉侯之也左氏當大戰之餘往而致之勞何暇  
思晉侯不如是晉侯之也左氏當大戰之餘往而致之勞何暇  
之作王宮為一說之也左氏當大戰之餘往而致之勞何暇  
之三月之說之也左氏當大戰之餘往而致之勞何暇  
會于此天說之也左氏當大戰之餘往而致之勞何暇  
行諸師承之說之也左氏當大戰之餘往而致之勞何暇  
悲夫又曰說之也左氏當大戰之餘往而致之勞何暇  
而侵曹伐之說之也左氏當大戰之餘往而致之勞何暇  
然則左氏或謂晉文於惡而又誣晉文以善者由其是  
非不究也或謂晉文於惡而又誣晉文以善者由其是  
有婉而成章者謂屬辭比事而義自見者也然未嘗改  
其鞞實使後者測度而為義也夫臣弑君子弑父且不  
諱而直諱之何致

公羊曰其言如會何後會也此說亦通但何

穀梁曰諱會天王也如會外乎會也於會受命也曰若

實會天王者卑亦大矣可得諱乎愚謂陳侯來後不及盟故但言如會紀實事也何外乎會之有

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則

曷為不言天子在是不與致天子也趙氏曰稱王所不地

志乎朝王而已異乎盟會所又曰稱王所即王之所在

耳無他義焉謂天子在尊不可言如京師故但言王所在

猶後世言行在者製言之體然也公羊止就此生義捨

木義而不之求惜哉穀梁曰朝不言所言者非其所也京師言非其所

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

左氏曰或訴元咺於衛侯曰去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

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其叔以入六月晉人復衛侯甯

武子與衛人盟于夷儀曰天懼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

憂也今大禹中中以相好也中有居者誰守

社稷不有中不協之故用昭乞盟于爾大

神以誘天哀自中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

者無懼其息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

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祥守

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顓大華仲前驅叔武將



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辜也

枕之股而哭之顛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晉胡氏曰此

言自非者由楚得反也元咺出奔左氏乃言為叔武受

盟案三十年惟書殺叔武大夫元咺及公子穀元咺必不奔

左氏之傳不曰為叔武受也復謂晉人復謂元咺得以訟其

晉晉人必不曰為叔武受也復謂晉人復謂元咺得以訟其

君而傳侯月以見執也晉人復謂元咺得以訟其

復傳侯月以見執也晉人復謂元咺得以訟其

衛不可謂之也安知也晉人復謂元咺得以訟其

與則元咺能以安知也晉人復謂元咺得以訟其

角而元咺能以安知也晉人復謂元咺得以訟其

款相為出入于此皆左氏之說也何與其君交

穀梁曰自楚楚有奉焉而後楚歸者歸其所

也鄭之名失國也謂楚歸者歸其所

國乎衛侯自楚歸于衛謂楚歸者歸其所

天王狩于河陽

左氏曰是會也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

也且明德也劉氏曰左氏迷惑此說心未了既云晉

書狩也其實使王狩非仲尼故書也即實仲尼書之非使

明德也亦非也明則左氏固謂於王道而非仲尼之禮甚悖亦何德之明  
 則左氏固謂於王道而非仲尼之禮甚悖亦何德之明皆  
 謂晉侯召王以諸侯見而夫子諱之諸儒種繆同然  
 辭夫晉侯果召王大夫子當直書其事為後世戒決無改  
 舊史為暗晦之文使于戴之下猜其意論其跡以  
 紛若爭也程子以經考之何謂五伯春秋哉此後世讀  
 失若捨經求傳則孟子何氏謂矣何必春秋哉此後世讀  
 春秋之病也何謂功之病也  
 執諸侯滅弱國奪天子之權也執諸侯滅弱國奪天子之權也  
 一之時功如陰陽晝夜之相反其所以與諸侯不相伐建  
 也也且齊桓末魯召王亦不與為三王之舉則在彼而不在此  
 會諸侯以禮于室豈有召王來就諸侯之理乎  
 公羊曰狩不書此何以書不與再致天子也曾子曰温  
 近而踐土遠也辨見左氏

穀梁曰全天王之行也為若將守而遇諸侯之朝也為  
 天王諱也水北為陽山南為陽辨見左氏

壬申公朝于王所  
 公羊曰其曰何錄乎內也趙氏曰言內書曰何不書月  
羊因以為義豈矣

穀梁曰朝於廟禮也於外非禮也獨公朝與諸侯盡朝  
 也其曰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主善以內目惡以  
 外言曰公朝逆辭也而尊天子會于温言小諸侯温河  
 北地以河陽言之大天子也日繫於月月繫於時壬申  
 公朝于王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晉文公之行事

為已偵矣趙氏曰案天子巡狩諸侯會于方岳之下何  
秋責其常時不以時朝今固晉文之會適值王狩于河  
陽遂為一朝若不朝則亦不朝耳非謂於外即非  
禮也書公朝本魯史之文爾非謂逆辭也夫公朝何逆  
辭之有書于王所亦紀實事而自見其惡爾非謂尊天  
子也會于温言小諸侯以河陽言之大天子或有此理  
乃魯史之常法而春秋本義亦不主乎此也日不繫月  
蓋偶闕耳非謂晉文行事真固而特闕月也公穀  
以日月為例固已繆矣然未有若此之甚者也

### 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

左氏曰衛侯與元咺訟寤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  
 為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寤俞忠而免之  
 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寤謂深室寤子職納橐籥焉案諸  
其大夫與執人之大夫春秋猶書之豈有殺士榮則  
莊子而春秋不書者大夫左氏好奇事得齊東野人之

說往往自為說以蓋之夫左氏之說固有其君之  
 惡者未必如左氏之說也故愚擇其粗可信者錄之在  
 此

公羊曰歸之于者何歸于者何歸之于者臯已定矣歸  
 于者臯未定也臯未定則何以得為伯討歸之于者執  
 之于天子之側者也臯定不定已可知矣歸于者非執  
 之于天子之側者也臯定不定未可知也衛侯之臯何  
 殺叔武也何以不書為叔武諱也春秋為賢者諱何賢  
 乎叔武讓國也其讓國柰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  
 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故於是已立  
 然後為踐土之會治反衛侯衛侯得反曰叔武篡我元

咺爭之曰叔武無辜終殺叔武元咺走而出此晉侯也  
其稱人何貶焉為與衛之禍文公為之也文公為之柰  
何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使人兄弟相疑放乎殺母弟  
者文公為之也趙氏曰歸于與歸之于義一也或傳寫  
侯諱是掩惡也何名為叔武諱諸侯氏曰執諸侯皆稱  
人下要列生義也非案諸侯執諸侯歸于京師則必考  
覈其辜而定未可知將何歸也平木定而使執之理平若  
與左氏亦不同左氏曰顯大夫前驅則曰衛侯武公知其無辜  
枕之股而哭之遂殺顯大夫公使武公則曰衛侯武公知其無辜  
氏曰衛侯聞楚敗懼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俱未得其  
羊則曰衛侯逐衛侯而立叔武則二傳所傳俱未得其  
實也今以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則二傳所傳俱未得其  
無殺叔武之事考之則史記世衛家說元咺及公子瑕而已初  
武也衆言論之實諸  
聖人當以爲正

穀梁曰此入而執其不言入何也不外王命於衛也歸  
之于京師緩辭也斷在京師也陸氏曰穀梁謂入而執  
咺之事故穿鑿耳劉氏曰正自執之爾何必入乎愚謂  
歸之于京師豈有緩之之意歟若言歸于者斷不在京  
師歟論也  
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左氏曰元咺歸于衛立公子瑕劉氏曰左氏云元咺  
衛則同不當冠公子而名之也即以為國人不與諸侯  
不助者當與陳佗同不當仍冠公子也瑕冠公不與諸侯  
不君明矣假令元咺實以瑕為君猶當書云衛殺其公子  
瑕及其明矣假令元咺實以瑕為君猶當書云衛殺其公子  
君臣則其明矣假令元咺實以瑕為君猶當書云衛殺其公子  
不瑕臣則其明矣假令元咺實以瑕為君猶當書云衛殺其公子  
子瑕何也此皆可疑之事宣元咺與瑕執國政而未嘗自立

公羊曰自者何有力焉者也此執其君其言自何為叔

武爭也案公羊以自謂為叔武爭則是臣可得而訟若

若無辜則是以春秋黨惡也皆不可以訓

穀梁曰自晉晉有奉焉爾復者復中國也歸者歸其所也

趙氏曰凡大夫還惡言自無他義愚謂此下二句施之歸侯劉氏構謂其無理况復以施之詎君之賊臣何迷

惑之甚哉獨曰自晉晉有奉焉爾

諸侯遂圍許

左氏曰丁丑諸侯圍許無月左氏

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穀梁曰復者復中國也天子免之因與之會其曰復通

王命也劉氏曰衛侯復歸于衛穀梁謂其名者失國

今如曹伯襄曰見執耳非失國也何故亦名

天子免之也凡君大夫歸國者皆言復何獨

二十有九年春介葛盧來

左氏曰介葛盧來朝舍于昌衍之上公在會饋之芻米

禮也狄而朝之文何謂禮哉公在會而大夫受之尤為非禮也

公羊曰介葛盧者何夷狄之君也何以不言朝不能乎

朝也趙氏說已

穀梁曰介國也葛盧微國之君未爵者也其曰來卑也

劉氏曰介人葛人亦可謂卑矣何以得言朝哉愚謂莊五年鄭祭來亦曰朝何也

夏六月會王人晉人宋人齊人陳人蔡人秦人盟于翟泉

左氏曰公會王子虎晉孤偃宋公孫固齊國歸父陳素

濤塗秦小子敖盟于翟泉尋踐土之盟且謀伐鄭也卿

不書臯之也在禮卿不書公使會伯子男可也皆稱人

則知魯亦使大夫會也左氏經文皆詳其可也宋人如及宋人盟于

宿之類是也左氏經文皆詳其可也宋人如及宋人盟于

其惡而左氏有公之書也其書當其非矣夫顯示

國之大夫而禮會王人又其書當其非矣夫顯示

左氏但為在禮會王人又其書當其非矣夫顯示

三年喪而細麻之實者也其書當其非矣夫顯示

無所施然則其稱王子虎其書當其非矣夫顯示

冬介葛盧來左氏曰冬介葛盧來以夫故復來朝禮之加燕好

介葛盧聞牛鳴曰是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

信左氏稱朝辨見前牛鳥之語也

三十年夏秋侵齊左氏曰晉人侵鄭以觀其可攻與否狄間晉之有鄭虞

也夏秋侵齊鄭國在秋左氏言侵鄭在春若然經當

信鄭本如信秋間晉有鄭虞亦未可

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公羊曰衛侯未至其稱國以殺何道殺也以案春秋稱國

道豈一哉

穀梁曰稱國以殺罪累上也以是為訟君也衛侯在外

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待其殺而後入也及公子瑕  
公子瑕累也以專及里也秦宣九年陳殺其大夫泄冶  
也俱稱國也殺以專及里也殺以專及里也殺以專及里也  
難乎且公也殺者同姓之卿元也乃異姓之卿亦不可  
以專單言也

衛侯鄭歸于衛

公羊曰此殺其大夫其言歸何也惡乎元咺也曷為歸  
惡乎元咺元咺之事君也君出則已入君入則已出以

為不臣也歸者出有惡也歸者出有惡也歸者出有惡也

衛侯復歸亦足矣又謂之惡也然其非失國者何以亦  
二十八年云鄭之名失也然其非失國者何以亦  
名之又前云復者復中國歸者歸其所然則此亦復中  
國此亦歸其所何不曰歸乎惡乎元咺惡元咺所謂與

故書曰元咺出奔晉又曰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讀春秋  
者不於此求之而以衛侯歸之一字求惡元咺所謂與  
薪之不見而利  
憂之足察者也

晉人秦人圍鄭

左氏曰九月甲午晉侯秦伯圍鄭以其無禮於晉且貳  
於楚也晉軍出陸秦軍出南佚之狐言於鄭伯曰國危  
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從之辭曰臣之壯也  
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  
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  
夜緇而出見秦伯曰秦晉圍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  
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越國以鄙遠君知其難也焉用

亡鄭以陪鄰鄰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  
李之往來共其乏困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  
許君焦瑕朝濟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  
有既東封鄭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取之闕秦  
以利晉唯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  
戍之乃還子犯請繫之公曰不可微夫人之力不及此  
因人之力而敝之不仁失其所與不知以亂易整不武  
吾其還也亦去之初鄭公子蘭出奔晉從於晉侯代鄭  
請無與圍鄭許之使待命于東鄭石甲父侯宣多逆以  
為大子以求成于晉晉人許之

傳之偽獨武之言有可采者然亦無所附也

冬天王使宰周公來聘

左氏曰王使周公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辭曰國  
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薦五  
味羞嘉穀醢醢虜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非本義不錄

穀梁曰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其總攝之也非謂同四海謂

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

左氏曰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聘于晉陳岳氏曰命

自周聘晉雖曰未行亦內事耳何命而不得顯於史  
必不然也李氏曰左氏以東門襄仲將聘于周遂初  
于晉杜云聘周未行又受命自周聘晉故曰遂也鄭  
穀梁云遂因受命如京師如晉不專受命如周尊周不

五

三傳辨疑卷九



敢使並受二命若公遂如晉明年春書左氏遂如晉則此經  
 為意以遂再使於晉且自晉至周而後往設欲謝晉豈無他地之遠  
 近自冬至春必不能來而復往設欲謝晉豈無他地之遠  
 曹田無晉歸之愚謂經左氏之釋恐夫為實公羊以為專政  
 遂事失之愚謂經左氏之釋恐夫為實公羊以為專政  
 當時並受二命故先如周繼如京師遂如晉則左氏自  
 為辭以晦之請春秋者能勝然舍傳而未經豈不明而左氏自  
 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公不得為政爾曰此  
 亦受君命何得指大夫也又案僖公  
 時未失政言公不得為政亦非也  
 穀梁曰以尊遂乎卑此言不敢叛京師也趙氏曰京師  
 故言遂耳不敵叛京師有何理乎劉氏曰春  
 秋據事先後而書本無異者何必彊解乎  
 三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  
 左氏曰取濟西田分曹地也使臧文仲往宿於重館重

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  
 之分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八不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使曹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  
 何不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若外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謂士氏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宋人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伯襄歸于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息而分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後于濟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曹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  
 諸侯盡曹地自北以南東傳于濟盡曹地也臧文仲曰云使  
 以爲國矣何分田以後春秋歷書曹伯之會盟都侵不  
 六光

有餘年而無不邪若左氏者

公羊曰惡乎取之取之曹也曷為不言取之曹諱取同

姓之田也此未有伐曹者則其言取之曹何晉侯執曹

伯班其所取侵地于諸侯也晉侯執曹伯班其所取侵

地于諸侯則何諱乎取同姓之田久也趙氏曰若晉人

文不應依常法書之胡九年公孫伯也

魯地何知之案襄十九年公孫伯也

亦當書曹田華老孫氏曰案經書之與汶陽田此是曹田

無異文也高氏曰凡取田必繫曹之田是也此不繫國

謂若實曹侵曹地雖係曹田亦不繫曹乎

公子遂如晉

左氏曰襄仲如晉拜曹田也

謂分曹衛之田而無其文此年春書取濟西田又

書公子遂如晉左氏見其文相揖而以爲拜曹田春秋

無公曹也文亦無晉使歸曹田之經則此濟西田非

曹田也濟西田左氏釋云晉使齊人歸我汶陽田則魯取

其侵地直書曰取汶陽田也其與此年取濟西田一類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

左氏曰四卜郊不從乃免牲非禮也猶三望亦非禮也

禮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

急慢也望郊之細也不郊亦無望可也劉氏曰禮不牲

日案如此說免牲也所謂不從者即謂日牲牲成而卜郊上

其郊可也左氏疑魯之卜卜郊可也其所以誤之爾  
愚案春秋非譏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其所譏者借天  
子之郊也

公羊曰曷為或言免牲或言免牛免牲禮也免牛非禮

免牛何以非禮傷者曰牛又曰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

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

天下唯泰山爾河海潤于千里

案春秋非譏免牛非禮蓋亦非論免牲為得禮也

所譏者借天子之郊也公羊既得其說矣何故復言免牲為禮免牛為非禮哉其曰百里于里未瑩

穀梁曰四卜非禮也免牲者為之繼次言虞有司玄端

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乃若亡乎人之辭也猶者可

以已之辭也案乃之為言遂也亦語助之辭未見亡乎人之辭之意也

冬杞伯姬來求婦

公羊曰其言來求婦何兄弟辭也其稱婦何有姑之辭

也

穀梁曰婦人既嫁不踰竟杞伯姬來求婦非正也

辨並見二伯姬逆婦

十有二月衛遷于帝丘

左氏曰卜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

祀相竊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節何

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

公之祀命請改祀命 非本義不錄

三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秦人入滑

左氏曰滅滑而還 經書入滑在正月晉人敗秦在四月傳

言還時滅滑不應秦在四月後然後退其歸路而敗之也此必入滑別是一時之兵而左氏誤合為一事耳

穀梁曰滑國也

夏四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

左氏曰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又曰遂墨以葬

文公晉於是始墨 葬經書人遺將也傳以為子墨

不可從我曰居喪不可從我正當有建其

公羊曰其謂之秦何夷狄之也曷為夷狄之秦伯將襲

冀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

里子與蹇叔子進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之嶽

巖是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

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爾曷為哭

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

遇之殺矯以鄭伯之命而搗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

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其

言及姜戎何姜戎微也稱人亦微者也何言乎姜戎之

微先軫也或曰襄公親之襄公親之則其稱人何貶曷

為賤君在乎殯而用師危不得葬也詐戰不日此何以

日盡也趙氏曰若此之反解人是乃隱其惡也何勸懲

也蓋秦之復在此戰秦不悔過尤可快也而曰秦師怒殺

晉級及秦之復在此戰秦不悔過尤可快也而曰秦師怒殺

穀梁曰不言戰而言敗何也狄秦也其扶之何也秦越

千里之險入虛國進不能守退救其師徒亂人子女之

教無男女之別秦之為秦也秦伯將襲鄭

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臣聞之也秦伯將襲鄭

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矣及之秦師之下我將尸女於

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

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

不死則我死矣晉人與姜戎要而擊之殺匹馬倚輪無

反者晉人者晉子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不

正其釋殯而主乎戰也劉氏曰微之不戰而人及姜

戎要而擊之微夫要而擊之則非戰矣秦不可得疆書

戰乎且乎心論之晉則有背殯厄人於險而秦反見狄

不亦謀乎又云秦之為狄自般戰始也吾則知之矣此傳委也

愚謂春秋書公敗其師于某者多矣皆不言戰也豈皆然之乎

癸巳葬晉文公

穀梁曰葬危不得葬也既敗秦師而後葬何危而不

晉人敗狄于箕

左氏曰狄伐晉及箕八月戊子晉侯敗狄于箕卻缺獲  
白狄子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

胄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子如生案經無日月左氏

此但書狄也况獲白狄子結自應書夫晉既敗狄矣不應於  
而應先軫死之也况先軫智者也於歸秦三帥之時不顧  
况先軫已涉數月不應復於此也此皆事理有可疑者  
經之正傳故事亦非此

隕霜不殺草李梅實

穀梁曰未可殺而殺與重也可殺而不殺舉輕也實之  
為言猶實也趙氏曰未可殺而殺謂定元年殺菽者此  
說非也定元年准菽死故紀其災也且今

重也此則  
實何舉重之有乎愚謂  
為言猶實也